

蘇東坡艾子雜說

艾子事齊王，一日朝而有憂色。宣王怪而問之。對曰：「臣不幸，稚子屬疾，欲謁告，念王無與圖事者所朝，然心實係焉。」王曰：「盍早言乎？寡人有良藥，稚子頓服其瘥矣。」遂索以賜艾子，拜受而歸，飲其子，辰服而已卒。他日，艾子憂甚戚，王問之故，感然曰：「卿喪子，可傷，賜卿黃金以助葬。」艾子曰：「殤子不足以受君賜，然臣將有所求。」王曰：「何求？」曰：「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。」

艾子行於海上，見一物圓而扁，且多足。問居人曰：「此何物也？」曰：「蠶蟬也。」既又見一物，圓扁多足，問居人曰：「此何物也？」曰：「螃蟹也。」又於後得一物，狀貌皆若前所見，而極小。問居人曰：「此何物也？」曰：「彭越也。」艾子喟然歎曰：「何一蟹不如一蟹也！」

艾子使於魏，見安釐王。王問曰：「齊大國也，比年息兵，何以爲樂？」艾子曰：「敝邑之君好樂，而羣臣亦多效伎。」安釐王曰：「何人有伎？」曰：「淳于棼之籠養孫臏之踢球，東郭先生之吹竽，皆足以奉王歡也。」安釐王曰：「好樂不無橫賜，奈侵國用何？」艾子曰：「近日却告得孟嘗君處，借得馮驩來，索得幾文冷債，是以饒足也。」

齊地多寒，春深，求竿甲。方立春，有村老挈首翁一筐，以與於艾子。且曰：「此物初生，未敢嘗，乃先以薦。」艾子喜曰：「煩汝致新，然我享之後，次及何人？」曰：「獻公罷，卽刈以饒驢也。」

艾子好飲，少醒日，門生相與謀曰：「此不可以諫止，唯以險事休之，宜可誠。」一日，大飲而嘔，門人密抽甌，腸致甌中，持以示曰：「凡人具五臟方能活，今公因飲而出一臟，止四臟矣，何以生耶？」艾子熟視而笑曰：「庸三藏猶可活，况有四耶！」

與爾同歲矣。」

艾子行出邯鄲道上，見二媪相與讓路。一曰：「媪幾歲？」曰：「七十。」問者曰：「我今六十九，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。」

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，久不至，艾子呼促之。門人曰：「夜暗，索鐵具不得。」謂先生曰：「可持燭來，共索之矣。」艾子曰：「非我之門，無是客也。」

艾子見有人徒行，自呂梁託舟人，以趨彭門者，持五十錢遺舟師。師曰：「凡無費而獨載者，人百金。汝尙少半。汝當自此爲我挽牽至彭門，可折半直也。」

穰侯與綱壽接壤，魏冉將以廣其封也，乃伐綱壽而取之。兵回而范雎代其相矣。艾子聞而笑曰：「真所謂外頭趕兔，屋裏失獐也。」

齊王一日臨朝，顧謂侍臣曰：「吾國介於數強國間，歲苦支備，令欲調丁壯築大城，自東海起，連卽目，經太行，接纒轅，下武關，逶迤四千里，與諸國隔絕，使秦不得窺吾西，楚不得竊吾南，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，豈不大利耶？今百姓築城雖有少勞，而異日不復有征伐侵虞之患，可以永逸矣。聞吾下令，孰不欣躍而來耶？」艾子對曰：「今日大雪，臣趨朝，見路側有民裸露僵踣，望天而歌。臣怪之，問其故，答曰：『大雪應侯，且喜明年人食踐麥。我卽今年凍死矣。』正如今日築城百姓，不知享永逸者在何人也？」

艾子使於秦，還語宣王，秦昭王有吞噎之心，且其狀貌，又正虎形也。宣王曰：「何實之？」曰：「眉上五角，鼻目光爛然，鼻直口哆，豐頤壯臍，每臨朝，以兩手按膝，望之，宛然鎮宅獅子也。」

艾子爲荅守，一日聞秦將以白起爲將伐荅，荅之民悉欲逃避。艾子呼父老而慰安之曰：「汝且弗逃，白起易與耳，且其性仁，前且伐趙，兵不血刃也。」

艾子曰：「田巴居於覆下，是三皇而非五帝，一日屈千人，其辨無能窮之者。弟子舍滑蓋出逢晏燈，揖而問

曰：「子非田巴之徒乎？宜得巴之辨也。媪有大疑，願質於子。」滑釐曰：「媪姑言之，可能折其理。」媪曰：「馬鬣生向上而短，馬尾生向下而長，其故何也？」滑釐笑曰：「此殆易曉事。馬鬣上捲，勢逆而強，故天使之短；馬尾下垂，勢順而遜，故天以之長。」媪曰：「然則人之髮上捲，逆也，何以長？鬣下垂，順也，何以短？」滑釐茫然自失。乃曰：「吾學未足以臻此，當歸咨師。」媪幸專留，此以須我，還其有以奉酬。」即入見田巴曰：「適出，媪問以鬣尾長短，弟子以逆順之理答之，如何？」曰：「甚善。」滑釐曰：「然則媪申之以鬣順爲短，髮逆而長，則弟子無以對。願先生折之。」媪方坐門以俟，期以餘教詔之。」巴俯首久之，乃以行呼滑釐曰：「禽大禽大，幸自無事也，省可出入。」

艾子曰：「堯治天下，久而毫勤，呼許由以禪焉。由入見之，所居土墼三尺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斲。雖逆旅之居，無以過其陋。命許由食，則飯土飴，噉土器，食糲糲，羹藜藿。雖廝監之養，無以過其約。食畢，願而言曰：『吾都天下之富，享天下之貴，久而厭矣。今將舉以授汝，汝其享吾之奉也。』許由顧而笑曰：『似此富貴，我未甚愛也。』」

秦破趙於長平，坑衆四十萬，遂以兵圍邯鄲。諸侯救兵列壁而不敢前。邯鄲垂亡，平原君無以爲策。家居愁坐，願府吏而問曰：「相府有何未了公事？」吏未對。新垣衍在坐，應聲曰：「唯城外一火竊盜未獲爾。」

公孫龍見趙文王，將以夸事眩之。因爲王陳大鵬九萬里，鈞連聲之說。文王曰：「南海之鰲，吾所未見也。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。寡人之鎮陽，有二小兒，曰東里，曰左伯，共戲於渤海之上。須臾，有所謂鵬者，羣翔於水上。東里遽入海以捕之，一獲而得。渤海之深，才及東里之脛。願何以貯也？於是挽左伯之中以囊焉。左伯怒，相與鬪之，久不已。東里之母，乃拽東里回。左伯舉太行山擲之，誤中東里之母，一目昧焉。母以爪剔出，向西北彈之，故太行中斷，而所彈之石，今爲極山也。子亦見之乎？」公孫龍遂巡喪氣，揖而退。弟子曰：「嘻！先生持大說以夸眩人，宜其困也。」

營丘士性不通慧，每多事，好折難，而不中理。一日，造艾子問曰：「凡大車之下，與豪馳之項，多綴鈴鐸，其故何也？」艾子曰：「車馳之爲物，甚大，且多夜行，忽狹路相逢，則難於迴避，以藉鳴聲相聞，使預得迴避爾。」營丘士曰：「佛塔之上，亦設鈴鐸，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邪？」艾子曰：「君不通事理，乃至如此，凡鳥鶻多託高以巢，糞穢狼藉，故塔之有鈴，所以警鳥鶻也。豈以車馳比邪？」營丘士曰：「鷹鶻之尾，亦設小鈴，安有鳥鶻巢於鷹鶻之尾乎？」艾子大笑曰：「怪哉，君之不通也！夫鷹鶻擊物，或入林中而絆足，縉線偶爲木之所縮，則振羽之際，鈴聲可尋而索也。豈謂防鳥鶻之巢乎？」營丘士曰：「吾嘗見挽車者，或入林中而絆足，縉線偶爲木之所縮，則振羽之際，而便於尋索也。抑不知縮耶之足者，用皮乎？用線乎？」艾子慍而答曰：「挽車者乃死者之導也，爲死人生前好詰難，故鼓鐸以樂其尸耳。」

趙以馬服君之威名，擢其子括爲將，以拒秦，而適當武安君自起，一戰軍破，掠趙括，坑其衆四十萬，邯鄲幾敗。艾子聞之曰：「昔有人將獵，而不識鶻，買一兔而去，原上兔起，擲之使擊，兔不能飛，投於地，又再擲，又投於地，至三四，兔忽蹠蹠而人語曰：『我鶻也，殺而食之，乃其分，奈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？』其人曰：『我謂爾爲鶻，可以獵兔耳。』乃鳴耶！兔舉掌而示笑，以言曰：『看我這脚手，可以擲得他兔否？』」

范曄一見秦昭王而怵之，以近禍。昭王遂幽太后，逐穰侯，廢高陵華陽君。於是秦之公族與羣臣，側目而憚。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。一旦，王穉及鄭安平叛，而曄嘗緣坐。秦王念未有以代之者，尚緩其罪，因下令：「敢有言鄭安平叛者死。」然曄固已畏攝，而不敢言矣。艾子因使人告之曰：「佛經有云：若彼惡人，逐墮落金剛山，念彼觀音力，如日虛空住，空中非可久住之地，此一撲終在，但遲速之間耳。」曄聞，薦蔡澤自代。

艾子一日觀人誦佛經者，有曰：「呪咀諸毒藥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觀音力，還着於本人。」艾子喟然歎曰：「佛仁也，豈有免一人之難，而害一人之命乎？是亦去彼及此，與夫不受者何異也！」因謂其人曰：「今爲汝懼佛。」

之意，而改正之可乎？曰：「呪咀諸毒藥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觀音力，兩家都後事。」

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者，無刻斲之迹。王曰：「此履豈非生乎？」艾子曰：「獾、狸、麋、鹿、兔、其核也。」

齊宣王問艾子曰：「吾聞古有獬豸，何物也？」艾子曰：「堯之時，有神獸曰獬豸，處廷中辨羣臣之邪僻者，觸而食之。」艾子對曰：「後進曰：『使今有此獸，料不乞食矣。』」

艾子浮於海，夜泊島時，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聲，復若人言，遂聽之。其言曰：「昨日龍王有令，慮水族有尾者，斬吾輩也，故懼誅而哭。汝蝦蟆，無尾何哭？」復聞有言曰：「吾今幸無尾，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。」

艾子使於燕，燕王曰：「吾小國也，日爲強秦所侵，徵求無已，吾國貧，無以供之，欲革兵一戰，又力弱不足以拒敵，如之何則可？先生其爲謀之。」艾子曰：「亦有分也。」王曰：「其有說乎？」艾子曰：「昔有龍王，逢一蛙於海濱，相問訊，後蛙問龍王曰：『王之居處何如？』王曰：『珠宮貝闕，聲飛璇題。』龍復問：『汝之居處何如？』蛙曰：『綠苔碧草，清泉白石。』復問曰：『王之喜怒何如？』龍曰：『吾喜則時降膏澤，使五穀豐稔，怒則先之以暴風，次之以震霆，繼之以飛雹，使千里之內，寸草不留。』龍問蛙曰：『汝之喜怒何如？』曰：『吾之喜則借風明月，一部鼓吹，怒則先之以努眼，次之以腹脹，然後至於腹過而休。』於是燕王有慚色。」

齊王於女，凡選婿，必擇美少年，頰長而白首，雖中無所有，而外狀稍優者，必取之。齊國之法，民爲王婿，則禁與士人往還，唯奉朝請外，享美服珍味，與優伶爲伍，但能奉其王女，則爲效矣。一日，諸婿退朝，相敘而行，傲然自得。艾子願謂人曰：「齊國之安危，重輕，豈不盡在此數公乎？」

齊有富人，家累千金，其二子甚愚，其父又不教之。一日，艾子謂其父曰：「君之子雖美，而不通世務，他日曷能克其家？」父怒曰：「吾之子敏而且特，多能，豈有不通世務耶？」艾子曰：「不須試之，他日問君之子所食者，米從何來，若知之，吾當妄言之罪。」父遂呼其子問之。其子嘻然笑曰：「吾豈不知此也，每以布囊取來。」其父

愀然而改容曰：「子之愚甚也！彼米不是田中來。」艾子曰：「非其父，不生其子！」

柳忌子說齊王，齊王說之，遂命爲相。居數月，無善譽。艾子見淳于髡，問曰：「柳子爲相之久，無譽何也？」髡曰：「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，凡爲相必以手擱之。其人遂忘平生忠直，默默而已。豈其是歟？」艾子曰：「君之過矣！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擱之。」

艾子一夕夢一丈夫，衣冠甚偉，謂艾子曰：「吾東海龍王也。凡龍之產兒女，各與江海爲婚姻。然龍性又暴，又以其類同，少相下者。吾有小女，甚愛之。又其性尤戾。若吾女更與龍爲匹，必無安諧。欲求耐事而易制者，不可得。子多智，故來請問，姑爲我謀之。」艾子曰：「王雖龍，亦水族也。求婿亦須水族。」王曰：「然。」艾子曰：「若取魚，彼多貪餌，爲釣者獲之，又無手足。若取鼉，其狀醜惡，唯蝦可也。」王曰：「無乃太卑乎？」艾子曰：「蝦有三德：一、無肚腸，二、割之無血，三、頭上帶得不潔，是所以爲王婿也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

艾子行水塗，見一廟矮小，而裝飾甚嚴。前有一小溝，有人行，至水不可涉。顧廟中，而輒取大王像，橫於溝上，履之而去。復有一人至，見之，再三嘆之曰：「神像宜有如此褻慢。」乃自扶起，以衣拂飾，捧至坐上，再拜而去。須臾，艾子聞廟中小鬼曰：「大王居此爲神，享里人祭祀，反爲愚民之辱，何不施禍患以譴之？」王曰：「然則禍當行於後來者。」小鬼又曰：「前人以履大王，辱甚焉，而不行禍。後來之人，敬大王者，反禍之何也？」王曰：「前人已不信矣，又安敢禍之？」艾子曰：「真是鬼怕惡人也。」

艾子有從禽之僻，畜一獵犬，甚能搏兔。艾子每出，必牽犬以自隨。凡獲兔，必出其心肝以與之食，莫不飲足。故凡獲一兔，犬必搖尾以視艾子，自喜而待其飼也。一日出獵，偶兔少，而犬饑已甚。草中二兔躍出，鷹翔而擊之。兔狡，翻覆之際，而犬已至。乃誤中其鷹，驚焉，而兔已走矣。艾子怒，遽將死鷹在手，歎恨之次，犬亦如前搖尾而自喜。願艾子以待食。艾子乃顧犬而罵曰：「這神狗猶自道我是裏！」

艾子出遊，見一嫗白髮而衣衰羸之服，哭甚哀。艾子謂曰：「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？」嫗曰：「哭吾夫也。」艾子曰：「嫗自高年而始哭夫，不識夫誰也？」曰：「彭祖也。」艾子曰：「彭祖壽八百而死，固不爲短，可以無恨。」嫗曰：「吾夫壽八百，誠無恨。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，豈不恨邪！」

艾子之鄰，皆齊之鄙人也。聞一人相謂曰：「吾與齊之公卿皆人，而稟三才之靈者，何彼有智而我無智？」曰：「彼日食肉，所以有智。我平日食麪糲，故少智也。」其問者曰：「吾適有糶粟錢數千，姑與汝日食肉試之。」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：「吾自食肉後，心識明達，觸事有智，不徒有智，又能窮理。」其一曰：「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。若後出，豈不爲繼來者所踐？」其一曰：「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。若向上，豈不爲天雨注之乎？」二人相稱其智。艾子歎曰：「肉食者其智若此。」

艾子病熱，稍昏，夢中神游陰府，見閻羅王升殿治事。有數鬼擡一人至。一吏前白之曰：「此人在世，唯務持人陰事，恐取則物，雖無過者，一巧造端以誘陷之，然後摘使準法，合以五百億萬斤柴，於鑊湯中煮訖，放。」王可之，令付獄。有一牛頭卒執之而去。其人私謂牛頭曰：「君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吾鑊湯獄主也。獄之事，皆可主之。」其人又曰：「旣爲獄主，固首主也。而豹皮棍若此之弊！」其鬼曰：「冥中無此皮。若陽人焚化方得。而吾名不顯於人間，故無焚祀者。」其人又曰：「某之外氏獵徒也，家常有此皮。若蒙獄主見憫，少減柴數，得還則焚化十皮爲獄主作棍。一其鬼喜曰：「爲汝去億萬二字，以欺其徒，則汝得速還，兼免沸煮之苦三之二也。」於是又入鑊湯之。其牛頭者時來相問。小鬼見如此，必欲庇之，亦不敢令火熾。遂報柴足。旣出鑊，東帶將出。牛頭曰：「勿忘皮也。」其人乃回顧曰：「有詩一首奉贈。」云：「牛頭獄主要知聞，權在閻王不在君。減刻官柴猶自可，更求在法豹皮棍。」牛頭大怒，又入鑊湯，益薪煮之。艾子旣寤，語於徒曰：「須信口是禍之門也。」

艾子好爲詩，一日行齊魏間，宿旅夜聞鄰房人言曰：「一首也。」少間曰：「又一首也。」比曉六七首。艾

子意其必詩人清夜吟咏，兼愛其敏思。凌晨冠帶候謁，少頃一人出，乃商賈也。危羸若有疾者。艾子深惑之，豈有是人而能詩乎？抑又不可臆度。遂問曰：「聞足下篇什甚多，敢乞一覽。」其人曰：「某負販也，安知詩爲何物？一再三拒之。艾子曰：「昨夜聞君房中有鳴曰：『一首也。』豈非詩乎？」其人笑須臾，「不曰一首也。」言「君誤矣。昨日因腹疾暴下，夜黑尋紙不及，因汚其手，疾勢不止，殆六七首。其言曰非詩也。」艾子有慚色。門人因戲之曰：「先生求騷雅，乃是大儒。」

艾子曰：「晨出見齊之相府門前有數十人，皆貧窶之甚，人相聚而立。因問之曰：『汝何者而集於此？』其人曰：『吾皆齊之貧民，以少業自營，亦終歲不支。今有至寃，欲訴於丞相辨之。』艾子曰：『相府非辨訟之所，當詣士師也。』其人曰：『事由丞相，非士師可辨。』艾子曰：『然則何事也？』其人曰：『吾所業乃印雨龍，與指日鑿也。今丞相爲政數年，率春及夏旱，僕印賣求雨龍，鑿秋至冬多雨，濼即賣指日鑿，吾獲利以足衣食。皆前半年取鑿價印造，及期無不售者。卻去年冬係大雪，接春又陰晦，或雨泥，停牛馬皮下，令人家求晴，吾數家但習當年先印下求雨龍，惟一人有秋時剩下指日鑿，遂專其利，豈不爲至寃乎？』艾子曰：『汝印者龍，當秋卻售也。此乃丞相恐人道變理手段，年年一般，且與倒過耳。』

秦既併滅六國，專有天下，罷侯置守。艾子嘗是時，與秦之相有舊，喜以趣之，欲求一佳郡守。秦相見艾子，甚舊故情，曰：「延飲食，皆王醴珍饈。」數日，以情白之。相欣然謂曰：「細事必可副所欲。」又數日，乃曰：「欲以一寸原。」艾子曰：「吾見丞相望之，然又日享甘旨，必謂甚有籌畫，原來只有生得耀州知白。」

齊之士子，相尚裹爲紗帽，長其頂，短其簷，直其勢，以其紗相粘爲之。虛粘奇帽，設肆相接。其一家自榜其門曰：「當舖每頂只賣八百文。」以其廉，人日塞門，以是多愆期。一日，艾子方坐其肆，見一士子與肆主語：「吾先數日約要帽，反失期五七日，尙未得，必是爲他人皆賣九百文，爾獨卑於價，以欺吾也。」嗷嗷久之。艾子因曰：「

秀才但勿喧，只管將八百錢與他，須要九百底帽子。」

齊有二老臣，皆累朝宿儒大老，社稷倚重。一日，齊王下令遷都，有一寶鐘，重五千斤，計人力須五百人可扛。時齊無人，有司計無所出，乃白亞相，久亦無語。徐曰：「噫！此事亞相何不能了也。」於是令有司曰：「一鐘之重，五百人可扛，入衆均整作五百段，用一人五百日扛之。」有司欣然承命。艾子適見之，乃曰：「冢宰奇畫，人固不及，只是般到彼，莫卻費銅鏹也無。」

齊宣王時，人有死而生，能言陰府間言。乃云：「方在陰府之時，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：『汝何得罪之多也？』因問曰：『何人也？』齊正卿季氏也。』其貴人再三不服，曰：『無罪。』閻王曰：『某年齊人侵境，汝只遣萬人往應之，皆曰：『多寡不敵，必無功。』豈徒無功，必枉害人之命。』汝復不從，是以齊兵衆，萬人皆死。又某年某日，饑汝被君之聰明而不言，遂不發廩，因此死數萬人。又汝爲人相，職在變理陰陽，汝爲政乖戾，多致水旱，歲乏民被其害，此皆汝之罪也。』其貴人叩頭乃服。王曰：『可付阿鼻獄。』乃有牛頭人數輩，執之而去。艾子聞之，太息不已。門人問曰：「先生與季氏有舊耶？何歎也？」艾子曰：「我非歎季氏也，蓋歎閻羅王也。」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自此安得獄空耶？」

蘇東坡艾子雜說終

蘇東坡艾子雜說

蘇東坡艾子雜說